

温州大学校园文化研究资助项目

先哲行述

曾平汪 编著

苏步青

徐桂芳

缪天瑞

王棻

黄群

徐朔方

谷超豪

蒋礼鸿

戴家祥

王季思

顾西林

贾祖璋

朱恒

刘质平

曾联松

李鸿梁

金作镐

周予同

唐湜

王西彦

陈竺同

金嶸轩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温州大学校园文化研究资助项目

先哲行述



李鸿梁

苏步青

徐桂芳

缪天瑞

王栻

黄群

徐朔方

谷超豪

蒋礼鸿

刘质平

戴家祥

王季思

顾西林

贾祖璋

朱恒

金荣干

曾联松

金作高

周予同

唐湜

王西彦

朱光潜

金荣干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自序

2007年春，我调至温州大学档案馆，负责编纂校史。两年间，我与同仁们一道完成了温州大学办学75周年的《厚培德本、深潜智源》纪念册，也为校史博物馆的建成略尽过绵薄之力，并写下了50多万字的《温州大学80年》校史初稿。

2009年春大病后，生命飘忽如风中残烛，想心中未了之事，惟校史、名师传记为大。校史自是不堪重任，名师小传则可领个头，从我开始，一代一代写下去，既可表示对先师的缅怀，亦可传扬前人之艺德。

这对于在奈何桥畔徘徊的我而言，是与生命竞走。好在小传非史志，每位名师皆独立成章，我无论何时停息生命，都不致影响全局，不必过于担心半途而止。于是，病后不久，我便在电脑写字板上开始了临危耕织。

我选择僻静之所栖身写作，在苏步青、谢侠逊故里腾蛟的银坑赤岩山“灵运道观”。那是山水诗鼻祖谢氏到过的地方，听晨钟暮鼓，伴清风明月，食山珍时菜，饮高山甘泉；似道非道，说俗非俗，远离尘凡，息交绝游，得适黄老，清心寡欲，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佳境妙处。

温大80年办学，七校融合，两校合并。泮水长流，名师代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爆发，不少本地和浙东的高校隽才滞留于温，被聘到温师任教，后来如王季思、缪天瑞、周予同、戴家祥、蒋礼鸿等都成为国学大师；不同时期的各所学校，也都有被师生传颂的经师人师；还有如今的温州大学，更是鸾翔凤集，藏龙卧虎，他们是温大的财富，是温大的精神。这些学界翘楚、人中龙凤，日后成为国家大师或国家的杰出人才是可以期盼的。

随着星移斗转，除有杰出贡献、著作等身者自有传世之作和有人为之立传外，那些在平凡教学岗位上默默耕耘的人师，已渐渐地被历史淡出。

近些年来，不少有文化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上。如同对待乡土文化一样，用文字去缅怀名师，这也是一个抢救工程，而且是一种功德工程。一个垂死的人，自觉地去这项抢救工作，我心里感到充实和欢快。每写完一位名师的传略，我都会有一份丰厚的收获感，似乎看到那边的先师感谢我们并未将他们忘怀。正是这份朴素自然的感情，激励着我笔耕不辍。

病后我先是让女儿帮助搜集和网购名师的自传及有关书籍，然后对不同

的叙述和有异议的情节而又非写不可的内容进行多方论证，力求与事实相符，决不敢有半点的敷衍。凡转载和引用，都注明出处，绝不贪天之功。金辉先生的《温州学人对话录》有不少名师的材料，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在写传和成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温大翁之秋、孙碧燕、蔡婷婷、杨兴林、王艳芬等老师以及平阳学者张君、张奋、陈盛奖三君的帮助，一并在此致谢！

我是基于出生年月的先后顺序来作传的。两年多来，由于资料匮乏，只完成其中二十多位名师的传略，鉴于其中大多数名师已经仙逝，先出一集《先哲行述》。

我希望不同时期温大所有的名师和优秀学子，包括已故和在职的，都能通过第二、三……集的传略写出来。我纵然有心，奈何力有不逮，我希望有在职老师主动领衔请缨，挑此重担。

严敏杰、杨虎所著《北大新语——百年北大的经典话语》的叙事记人风格为我所折服，那种寓崇敬的褒扬于善意揭短的手法，使读者体悟到名师独特的人格魅力，读来令人拍案叫绝，但这需要有心于此的同道去了解 and 积累。

《郑楼旧事》乃我病前写志时所接触到的发生于那个年代郑楼温师的一些陈年旧事，时隔几十年，已成当代学子鲜见之稗史野闻，如鸡之肋，弃之不忍，故附骥于尾。

黄君溯初虽非名师，然他乃无偿捐献原郑楼小学校产供温师办学的先贤，是千秋温大的奠基者，其捐校义举，堪称人师，其为先哲，列为名师，当无不妥。

作者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CONTENTS 目录

自序

黄 群：千秋基业肇郑楼	001
金蝶轩：遗泽犹堪启后人	008
苏步青：卧牛山下农家子	016
谷超豪：科学与革命 矢志永不渝	035
顾西林：质本洁来还洁去	046
陈竺同：胸怀坦荡 长者风范	058
刘质平：有恩必酬 匹夫之义	062
李鸿梁：蜚声两浙的山阴画家	071
周予同：精研经史 一身正气	077
贾祖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87
王季思：戏曲宗匠 杏坛名师	096
戴家祥：当代的玄奘	105
金作镐：怀此贞秀姿 卓为霜下杰	114
缪天瑞：人生朝露 艺术千秋	118
王 棡：太阳落西时赶路	126
徐桂芳：梦圆交大 情系家乡	134

王西彦：人生悲歌的低吟者	141
蒋礼鸿：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149
朱 恒：水墨淋漓 独树一帜	175
曾联松：五星红旗万代飘扬	184
唐 湜：缪斯的信徒	190
徐朔方：剧续四梦 曲追二王	195

附录 郑楼旧事

发祥郑楼	202
迁校莒江	206
温师学运	209
火烧餐厅	213
女子测量队	216



黄群：千秋基业肇郑楼

“溯水萦洄小筑竟成千古秀，初基巩固深谋端树百年人”。这是原郑楼温师溯初亭的一幅嵌字联，为缅怀溯初先生而撰。饮水思源，办学不忘溯初。

受业名师 经世致用

黄群（1883 — 1945），字溯初，祖籍浙江平阳县万全乡郑楼村（现为郑楼镇），父辈迁居永嘉朔门（今鹿城区五马街）。黄群生父观鳌，字梦仙，排行第四，在朔门开设黄正兴南货店。三伯父冠圭公无嗣，黄群过继给他当儿子。

黄群青少年时代在永嘉县城私塾、江心寺、旸岙三溪书院及瑞安等处读书，陈叔通《永嘉黄君群传》说他“幼时好学深思，尝临流坐古树下，半日不去，人莫能测，但见端凝异常儿。喜乡先哲遗著，过戚友家辄大索纸簏，亦往往获残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先生求学杭州，入养正私塾（同年11月更名杭州中学堂）。在杭期间，受到陈介石（陈黼宸）、宋平子（宋恕）等名师的熏陶，接受永嘉学派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思想。翌年，杭州中学堂发生学潮，黄群、马叙伦等随陈、宋赴沪。9月初，陈介石主编《新世界学报》，先生署名黄冲，发表了《法



黄溯初

学约言》、《论公法之不可恃》、《法律与爱国性之关系》、《公利》、《秦后法律之变相》、《奴隶》、《尊孔》等文章，致力于宣传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强调健全的法律制度与发达的财政体系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呼吁“望立宪政体之行于国际中也”（《法学约言》）。面对国家成为“奴国”同胞沦为“奴人”之危局，作者“思之思之，不觉眦为之裂，发为之竖，泪为之枯，血为之竭，手足为之麻，肝肠为之破碎”（《奴隶》），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追随任公 为国奔忙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先生东渡日本，先入同文书院，后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法。回国后，任湖北法政学堂教习，并在湖北调查局、湖广总督署兼职。武昌起义爆发，他从湖北赶回浙江，敦促新军起义，响应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他被推为国民会议浙江都督府代表，参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又被委派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其间，他先后加入民国公会和共和党，并奔走于各省各政体，积极谋划合并事宜。1913年初，黄群当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继续促进党派合并的同时，委托徐寄庾赴沪开办《时事新报》。1914年3月，他任苏浙皖矿务监督署署长。

黄群深为梁启超所倚重，在反袁斗争中，他襄助梁氏谋划全局，先后通过《时事新报》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并于1915年11月赴天津与梁启超、蔡锷、蒋方震、戴戡诸人商议倒袁事宜。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年号为中华帝国，黄群代表梁启超三次赴宁，会晤手握重兵坐镇东南的反袁斗争关键人物冯国璋，终于说服冯拒绝调兵进入西南的命令，消除了护国军的隐患。嗣后，他又陪同梁启超经香港、越南辗转滇、桂之间，策动地方势力反袁。途中黄群经过化装，“挟日人陈护照，称新闻记者”（梁启超《从军日记》），安南（越南）边境检查人员质疑：“汝形容不类日人，必系冒充者。”强迫他背诵护照上履历，黄“以日语应之，其人无以难”（张君勱《北游杂记》）。可见旅途艰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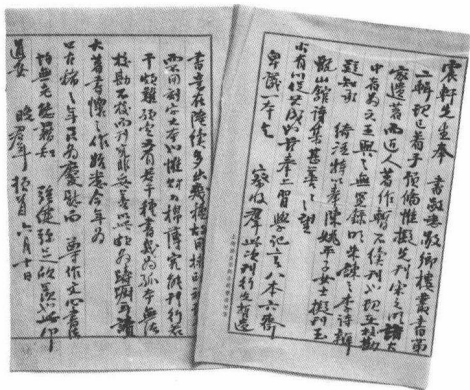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忧惧中死去，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展开新一轮较量。恢复国会后，黄群继续担任众议员，为国事操劳。1917年7月，梁启超任财政总长，邀请黄群为顾问，也在总长室办公，参预机要。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载：“任公（梁启超）逐日到部，惟办公时间不多，



旋他去。顾问某某（忘其名），权极重，过于次长，例行公事，均须由彼画行”（转引自《追忆梁启超》）。

奉献梓里 温师开基

“因知直道难从政，却把余生去学商”。生逢乱世，怀着满腔热血投身政治的黄溯初先生，亲历了武昌起义时敦促浙江新军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讨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护国运动中游说冯国璋坚持独主，并且一直致力于谋划各政体合并、改组共和党为进步党。从政以来，他历任过浙江都督府代表、国会众议员、江浙皖矿务监督署署长、财政部顾问等。十年风雨，生死沉浮，霜露风尘，四处奔波，游走于冯国璋、周承蒞、段祺瑞、黎元洪之间，为保障共和制度不遗余力。随着一个个希望的破灭，他于1918年年底在梁启超赴欧考察前，与梁启超、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勱、张东荪作彻夜长谈，“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梁启超全集·欧行途中》）。“更忆东华尘十丈，议坛辩论也徒为”，先生的诗句，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黄溯初先生的手稿

告别政坛的岁月里，除了继续参与梁启超倡导的思想舆论工作外，先生的精力侧重于实业和社会公益活动，着意于推动故乡的近代化建设。

黄溯初先生从商后，接管了五弟黄梅初（已亡故）在上海创办的通易商号，担任通易董事长兼总经理。先生经商“志不在逐什一，非市隐鸣高”而是“殖产以厚其力”（陈敬第语），“无非为国家谋生聚教训，立富强之基也”（刘绍宽《黄溯初五十寿序》）。

先生于1919年发起筹办温州首家电信企业——东瓯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与吴钟榕、杨玉生、潘国纲等发起创建浙南第一家具有近代医疗设备的

瓯海医院（温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前身）。医院初创时，集资银元四千元，租赁古炉巷陈姓民房为院舍，先生率先捐资五百元，次年冬在积谷山麓购地十三亩，建造新院舍，他又以父亲名义捐助四千八百元。1921年，他再次将父亲九十大寿的寿仪三千七百元捐给医院购买器械。此后，还按月给予津贴，直至扭亏为盈。

教育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早在留日期间，先生回国度假，目睹家乡新式教育已见端倪，却缺乏统筹规划，便联合留日学友吴钟镛、陈琪一道建言温处道童兆蓉设温处学务分处，推瑞安孙诒让为总理，遭省学务处总办宝棻阻挠后，他偕同冯豹、陈锡麟等公电京师学务大臣力争，终获批准，为发展浙南近代教育提供了保证，堪为浙南教育史上里程碑。

1921年，先生继父冠圭公九秩寿典，“命溯初移称觞之资于郑楼购地筑屋，设小学焉。名曰郑楼乡村小学，来学者均免费”（陈布雷《平阳黄氏捐助校址记》）。1933年7月，浙江省教育厅拟于瓯海道区筹设省立师范学校一所，先生闻讯后，表示“愿移郑楼小学校址为省有，充省立温州师范学校”（同上）。于是将校产房屋57间，场圃田荡13亩有奇，器具图籍若干，悉捐省府，用以创办省立温师。1935



温州师范学校（郑楼）东楼寝室

年秋，他又将校园前梦仙公（生父）农圃捐归省有，用于扩充温师校舍。据先生自述：“先后任郑楼小学及瓯海医院建筑费及历年经常费几达十万金”^{（1）}（《纪梦》夹注）。

先生还于1923年创办温州第一家银行——瓯海实业银行；1933年支持筹办中国实业银行。

二十年代，先生曾捐款五千元帮助上海美专渡过难关，并资助同乡周守良（永嘉人，银行家）、张鋈（平阳人，解剖学家）等人赴美深造。人们称道他“尤能济人缓急，寒畯无力求学，倾助恐后”（沈津《顾廷龙手书石印

（1）据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估计，当年的一块银元，购买力相当于2005年的70元。



的〈敬乡楼诗〉》)。

先生热爱家乡，热心家乡的公益和慈善事业。1918年，他发起倡议疏浚永嘉城河、重修巽吉山驻鹤亭与文昌庙，还出资周济瓯海道育婴堂；1919年，提议改建永嘉滕公桥；1921年，捐助旅杭同乡会营建会馆；1922年担任旅沪温州急赈事务所主任，主持赈济活动，并资助乐清居士林；1923年，以温州旅沪同乡会会长名义，为日人于关东大地震后残杀华工（温州两地被害华侨计433人）事，呈文外交部，要求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全力安排人员做好接待难民、送温治疗、筹捐经费、善后安置等一系列工作；1925年，委托亲属修复松台山净光塔……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据说黄岩蜜橘和无核瓯柑也是他从日本引进推广的。

“高陶事件” 揭露汪伪

黄溯初先生虽退出政治舞台，但他时刻没有忘记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抗战全面爆发，时先生因通易破产避居于日本长崎小滨。他身处异邦，心系故国，利用和高宗武的私人关系，促成了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高陶事件。

所谓“高陶事件”，是指1940年1月3日高宗武和陶希圣脱离汪伪，从上海逃往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的重大历史事件。

陶希圣和高宗武抗战时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参与筹建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的所谓“和平”谈判，熟知汪伪的投降卖国内幕和日寇的狼子野心，但他们毕竟沉沦有日，这迷途知返非高明者拨云见日难见功效。1939年初，高宗武赴日。他在《日本真相》中说：“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我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先生”（注：高之父与黄为至交）、“我们都是温州人，温州有一种土话，与其他任何中国的土话都不同，于是我们精细地检查房间内有无录音机之后，就用我们家乡土话谈天”、“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谈天，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一、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二、我到东京之后，只听日本方面之意见，不作任何主张”。是年秋天，先生到上海，高宗武介绍他去见汪精卫，“与汪谈了两小时的话，他力劝汪氏勿被日本人利用，赶快走开，汪答应说：‘宁

死不让’，可惜这句话后来他未能履行”（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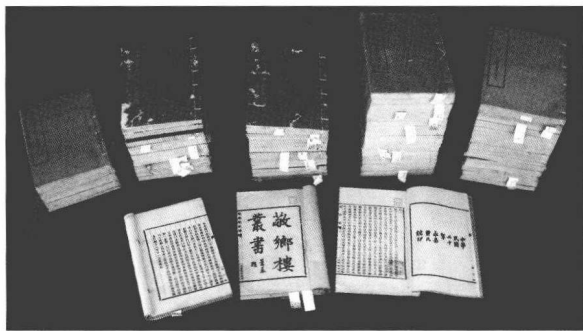
为了促成高宗武出走，先生联络了杜月笙和蒋介石，作了妥善安排，并差遣亲戚潜回温州，把高家老小转移至安全的地方。

“高宗武夫妇的脱离南京，宣布日汪卖国密约，暴露敌伪奸计无遗，是黄老先生导演出来的……不是黄老先生高度智慧的开导，高宗武夫妇是不肯的，即使他们‘肯’，恐也有些不可能”（1945年5月15日《贵州日报》）。

乡邦文献 《敬乡楼诗》

穷先生一生，既尽瘁于国事，复推仁于梓里。但最为人称道的，当数先生多方网罗搜求乡邦文献，并独资刊行。自1928年至1936年，先生先后聘请刘景晨、刘绍宽校理并刊印《敬乡楼丛书》四辑，共38种78册289卷，中有叶适《习学记言》、周行己《浮沚集》、张孚敬《张文忠公集》及“永嘉四灵”诗集等重要著作，遍赠国内外图书馆，使之流播宇内，嘉惠学林。温州大学张索先生说：“《敬乡楼丛书》的刊出，是温州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黄溯初先生给温州人留下的一笔珍贵历史财富。”（温州日报《承往哲兮启后人》）

先生还是一位诗人，其遗著《敬乡楼诗》三卷共454首，均为五句后所作。于先生病故两年后，由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



温州市图书馆收藏的《敬乡楼丛书》

干事顾廷龙“排批校写”并印行，现由卢礼阳辑入《黄群集》（《温州文献丛书》第二辑）。

忧国爱乡 硕德永垂

1946年4月26日，先生病逝于重庆。徐寄庾在《敬乡楼诗·跋》中说：“溯初在渝，居友人谢侠逊宅，外忧国防，内忧战局，频年失眠之症，伤及心主……”先生逝世后，重庆各界在罗汉寺举行公祭仪式，参加者千余人，

生前好友代表、浙江旅渝同乡会、温属六县旅渝同乡会、平阳旅渝同乡会都宣读了祭文。上自蒋介石、孙科，下至温师校友会，温师附小教职员、学生，以及温师简秋三、简春三学生，都敬献了挽幛、挽词和挽联。

先生之为人行事：“刻（克）于持己，敏于察物，忠于待友，而热于忧世，事所宜任者罔不任，顾蹇蹇焉终不稍自枉以徇流俗，故常在困横中，然锲而不舍之度终不改也”（杨绍康辑《瓯海集·黄太公寿辞》）。这是梁启超对先生的评价。

金嵘轩：遗泽犹堪启后人⁽¹⁾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金嵘轩先生穷毕生精力献身桑梓教育，为百年树人殚精竭虑。他不计较名利，不趋奉权势。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坦坦荡荡，一身正气。他既是坚毅的行者，又是仁慈的长者，堪为人师。

私塾启蒙 东洋留学

金嵘轩（1887—1967），原名金桐熙，又名金嵘，浙江瑞安林垟乡中村人。他幼时父母双亡，姐妹兄弟六人辗转寄养于亲族家中。到了该上学的时候，金嵘轩回到林垟老家，入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族中长辈金晦。金为一方名儒，与孙诒让、黄绍箕人称“瑞庠三君”，刘绍宽、黄庆澄皆出其门。他倡导颜李学风，深究佛老、墨子学说，且对清政府及地方豪强深恶痛绝。他的言行对日后的金嵘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6年初，受当时留日风气影响，在金晦的鼓励下，19岁的金嵘轩东渡日本求学，先后在东京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弘文书院、东京数学馆、东京高等师范



金嵘轩

(1) 南怀瑾有《嵘轩先生前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诗云：“先生学术比河汾，遗泽犹堪启后人。三度轻车长乡校，百年多士颂孤辰。春风桃李门墙盛，祖国山川锦绣新。我自天涯长作客，思归时复忆鲈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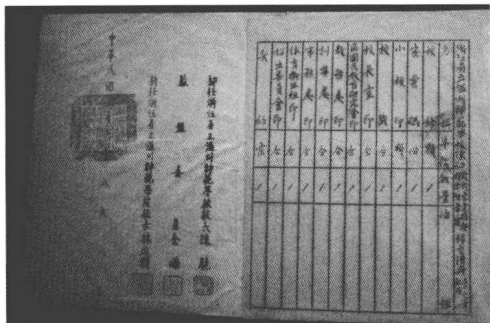
学院读书。留日期间，他“结识章太炎、陶成章等名革命党人，并从章氏游，接受民主革命思想”（苏渊雷《著名教育家金嵘轩先生传赞》）。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还参加过留学生捣毁中国政府驻日公使馆的活动。

立志教育 创办师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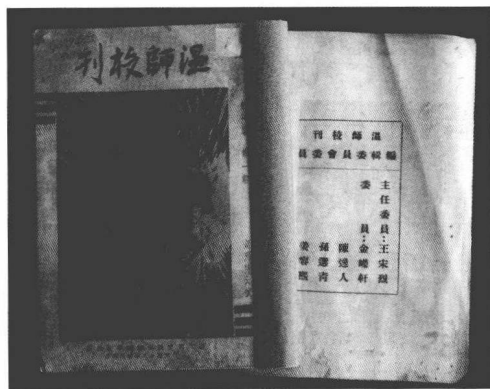
1921年4月，金嵘轩先生学成归国，立志教育。他先后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后并入十中）、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瑞安县立中学、永嘉县私立济时初级中学、温州中学任教，历任上述学校教员、主任、校长等职。其间，先生还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督学、省教育厅

厅社教科科长、南京中正书局编辑部教育期刊编辑等职务。

1956年6月，金嵘轩先生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联合温籍知名人士王国松、沈炼之、夏承焘等人向省人大提出创办温州师范专科学校的提案，得到省府的重视。回温以后，他以副市长的身份亲自兼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为了创办温州师专，他各方奔走，积极筹划，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当年10月，学校开学，这标志着浙南地区第一所高等学校——温州师范专科学校的诞生。次年7月底，浙江省人委转发教育部通知，正式批准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中共温州市任命温州市副市长金嵘轩兼任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



1947年，温师陈晓与林维洲两位校长交接清单，金嵘轩先生作为监督委员在清单上签章



金嵘轩曾任温州师范学校《温师校刊》编辑委员会委员

三长温中 受命危难

金嵘轩先生在其献身教育的一生中，三长温中被传为佳话。回国之初，他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任教，并兼任十师（与十中同校）教员。1923年，十师并入十中后，先生任师范部主任。翌年8月，他经乡里学子的推戴，受教育厅长张宗祥的加委，在政局动荡中出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长。

金嵘轩先生二长温中是在1946年，由于校长朱一青辞任，温中校长一职虚悬已久。先是校友会电请省厅就地择贤，聘请先生出任。时先生因已任县立瑞安中学校长，辞不受命。继而学生代表访问先生，面致欢迎之词，同时投函温州三家大报，“绝对要求”、“热烈欢迎”先生来校，并向地方父老求助。一时间，学联代表前往瑞安促驾，乡贤夏鼐、王季思、沈炼之等也盼望先生出任，永嘉县参议会打电报，专员余森文暨各县县长都联名劝驾。在众口一词的坚请中，《浙瓯日报》发表社论：“现在的温中，正像一个迷途的旅行者，在彷徨失措的情景中，也只有借重识途的老马了。”情词至为恳切，先生深为感动，为温中教育计，年届花甲的他，毅然决定再度出主校政。

1949年5月，温州解放，百废待兴，受党和政府的重托，先生第三次出任温中校长。如果说前两次在政局动荡的年代里任温中校长先生壮志未酬的话，那么在光风霁月的新境遇里，才是先生大显身手的时候。当年先生已62岁，但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以百倍的热情学习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金先生三长温中，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不改初衷，迎难而上，以校为家，视生如子，满腔热情，竭尽全力，办好学校。

以校为家 毁产纾难

先生首任十中校长期间，教育经费长期没有着落，为了维持教学秩序，他以私人名义借贷，以敷校用。1926年冬，北伐战争时，孙传芳部属福建督军周荫人队伍过境，由于军纪败坏，温州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居民纷纷趋避，师生也闻风而散，只剩一些客籍教员缺少川资，无法归家。先生素来体恤下属，遂决定将所储附小校舍建筑费二千元暂予分发，同时紧急动员职工将善本图书暨珍贵仪器及时分藏邻近民众家中。果然，周部经温州时占住十中，“学堂荡毁变猪窝，薪木毁伤遗矢多，知道几时重整理？海滨邹鲁辍弦歌”



（杨青《丙寅冬闽军过温记事竹枝词》）。所幸先生有先见之明，未雨绸缪，避免兵燹所造成的更大损失。周荫人半月后率部北上，此时的情形是：由于政权迭遭变更，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教育经费无处着落，各地学校均告停课。若要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上课，只有依靠借款维持，而借款必须以田产抵押。当此之时，长校者既要负责借贷，又要承担乱世办学之风险。但是，先生在全体学生请求下，“既激于彼辈求学之至诚，又感桑梓教育不宜任其停滞，乃毅然允之”（黄来仪《金嵘轩先生生平简表》）。他不顾个人得失，为常人所不能为，再度担任十中校长。到了1930年秋，省府的教育经费尚无固定来源，全省大中小学纷纷告急，风潮迭起，先生建议新任教育厅长张道藩向省府提案，以公债票代偿，虽准许照办，却仅发半数，不足差额仍然很大，先生当时已不在任上，睹此窘境，他不惜卖掉祖产良田二百亩，得银八千余枚，另借高利贷二千银元，共一万银元，偿还校外债务，补发教职员的欠薪，使家乡教育渡过了难关。先生毁产纾难的义举，传为美谈。

热爱真理 坚持进步

先生热爱真理，坚持进步，关心爱护学生。1924年秋，十中早期校友、中共中央秘书谢文锦自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归国，在浙南创建了浙江省直属中央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谢在温州活动期间，曾通过十师学生金家济（后先生为他改名“贯真”，曾任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委，27岁时牺牲）联系先生，由先生邀请谢来校公开演讲，宣传十月革命。由于不满当时政治，先生同情和暗中支持师生的革命活动，当时校内有进步刊物《温州学生》，进步社团“血波社”、“宏文社”等。

视生如子 急难全生

当年学生领袖蔡雄烈士与陈琢如、苏渊雷等主持温州学联工作时，“致遭浙省军阀忌恶，先生获当时道尹张宗祥暗示，力为保护，此则世所未知者也”（苏渊雷《著名教育家金嵘轩先生传赞》）。据十中学生朱叔华回忆，1926年冬至1927年春，国民党极右派计划逮捕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其外甥陈适、侄儿朱澄都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们顺利逃到朱的住处，当朱问起二人何以得知当局要逮捕的消息时，二人告诉他，是金校长通知他们逃匿的。